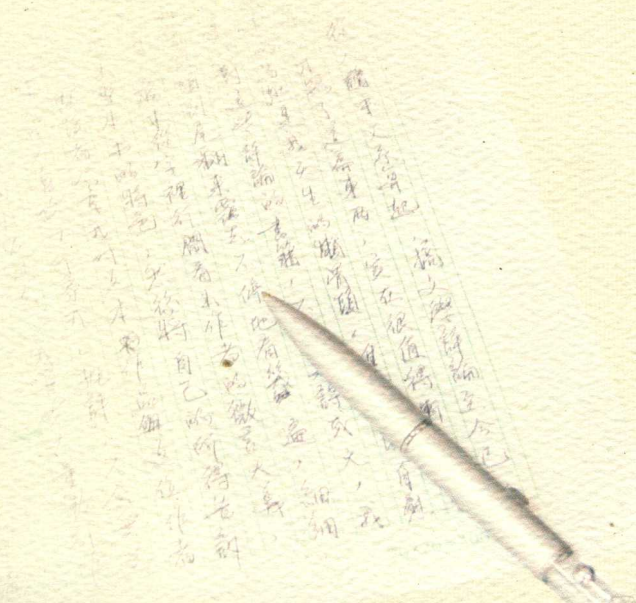


字裡行間

——澳門文學閱讀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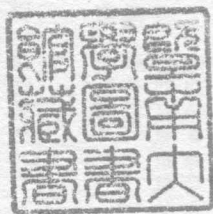
黃文輝 著



港台書

字裡行間

黃文輝



澳門基金會贊助本書部分出版經費，
謹致謝意。

字裡行間

澳門文學閱讀記

著者 黃文輝

責任編輯 廖子馨

出版 澳門日報出版社

澳門伯多祿局長街卅七號

發行 澳門文化廣場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卅二號 G

印刷 澳門嘉華印刷公司

澳門連勝街卅四號 A

版次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澳門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一四零乘二一零毫米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獻給爸爸、媽媽

目錄

I

整體與具體

——關於澳門文學研究的理論 一

屋子裡的書寫

——淺談《戲筆天地間》 五

風的感覺

——淺論林玉鳳《假如我愛上了你》及其他 一一

「中性」的語言

——林中英散文語言淺談 一九

輩鳴：當代詩的風格 二七

從非政治學角度研究懿靈的詩 三七

胡悅胡閱

——兼論澳門文學與報紙副刊之關係……………四七

小說寂然小說

——寂然《撫摸》評論及其他……………五五

《時刻如此安靜》序……………七〇

孤獨的剪影者

——《集體遊戲》序……………七七

安那其的詩史

——《集體死亡》序……………八二

觀影大師

——與李展鵬談《電影的一百種表情》……………八七

附錄

淺談下之琳的詩 九七

爭吵：從表白到反抗

——《紅樓夢》第廿九回淺論 一〇三

反抗與順從

——杜麗娘、崔鶯鶯比較 一一一

穆旦論詩 一一六

後記 黃文輝 一四四

整體與具體

——關於澳門文學^①研究的理論

「千禧澳門文學研討會」這個星期六、日在本澳舉行，請了十多位內地學者出席。參加這種研討會我常感到悲喜交集。喜的是彈丸之地的澳門文學讓人煞有介事地費心討論，對我們創作者來說，當然深感鼓舞；悲的是國內學者所論，很多時予我們「隔靴搔癢」、虛應故事的感覺，不禁讓我感嘆澳門到底何時才能有既深入澳門創作實況，又具理論指導意義的評論文章。

目前，澳門本地不能說沒有文學評論，但正如學者所指：「澳門文學批評還不夠成熟，不夠深厚，未能形成體系，上升為理論的自覺」，而只能是「資料庫」和「信息庫」^②。可以說，缺乏理論的自覺，是當前本澳文學評論貧乏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謂缺乏理論的自覺，可以分兩方面說。一是本澳的所謂評論文章，往往只就個別文本作賞析性、讀後感的印象批評，很少從理論角度切入作深入分析，造成感性有餘，深度不足，起捧場、鼓勵的作用多，起促進、提高的作用少。二是就「澳門文學研究」這一課題而言，我們也還未有具體的理論準備，比如，「澳門文學」的內涵是什麼？其外延包括什麼？「澳門文學」研究的方向又可以有哪些？「澳門文學」研究的意義又是什麼？以至最基本的「澳門文學」研究的切入點可有哪些？諸如此類的問題，其

實是澳門文學研究踏上更高台階時所必須面對並予以回答的。

本文的撰寫，正想就上述澳門文學研究的理論問題，引介兩位內地學者對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理論，希望對本身也屬海外華文文學範疇的澳門文學研究有啟發作用。

二

由饒芃子、費勇兩位教授合著的《本土以外——論邊緣的現代漢語文學》^③一書，是研究「台港澳海外華文文學」的專著，其中第一輯的「邊緣研究：方法與態度」，專就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理論建設及方法論等問題提出意見，是目前國內比較少見的構建海外華文文學理論基礎的力作。^④

饒教授認為，研究海外華文文學的思路可以循兩個方向走，「一是既然都以漢語為創作語言，那麼，漢語所固有的文化底蘊，或者說，文化血緣性，對於不同區域的作家肯定具有某種共同性規範。這牽涉到語言與文化的關係。二是上述的共同性規範在不同的區域又是怎樣呈現的？這涉及到文化交流、傳播演變諸問題，這裡就有一個不同區域創作狀態異同的比較問題。」^⑤

這兩個思路是因應海外華文文學在地理位置、政經制度、社會人情、生活方式等方面與中國本土不同而構建的，注重同中求異，以呈現不同地區海外華文文學各自獨特的風格。為此，饒教授強調在研究過程中要有「整體意識」和「具體意識」。所謂「整體意識」就是「學者要有廣博的知識背景」，「要把個別的現象置於整個歷史的、文化的背景下來考慮，以期達到厚重、深邃的研究品格。」而「具體意識」則指「應當對於每一個對象特殊的生態環境有獨到、全面的認識。例如華人在每一個區域所遇到的

境遇很不一樣，每一代之間的思想感情也不一樣，每一個區域的文化也不一樣，我們必須充分注意到這些『不一樣』。^⑥

如何將上述兩種意識落實到實際的文學研究呢？在方法論上，饒教授等認為「必須具有文化學的視野和跨文化的方法」，「把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⑦。在實際操作上，則可以從四個角度切入：一·文學與歷史、二·文學與文化、三·文學與語言、四·文學與文學性。^⑧這四個角度，前二者可說是整體意識的延伸，後二者則是具體意識的延伸。當然，在具體的評論文章中，往往四者交相運用。

總括上述，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可以下列座標來展示其在中國文學中的位置：



就澳門文學研究的實際情況而言，由古到今，澳門文學跟國內文學的關係密切已是無庸置疑的。但澳門的確又有她獨特的歷史經驗和文化背景。如果按上述饒教授等的理論主張，則從整體性上我們既要宏觀地把澳門文學放在整個中國、特別是明清以還的歷史、文學史、文化史來作分析、比較，又要照顧到澳門在葡萄牙管治時期、八十年代新移民湧入以至澳門回歸後過渡時期等形成的獨特歷史背景、社會氛圍、人文思想、文化意識等諸因素，這些因素構成澳門文學不同於中國文學以及其他海外華文文學的獨特性（即使是鄰埠的香港，澳門的文學與其依然存有不同）。準此，則大至澳門文學與中國文學的淵源與流變、澳門文學的理論與思潮，小至澳門文學中的創作母題、素材、觀念等等都是我們可以做的題目，且會是廣泛而深入的題目。

從具體性而言，因著上述客觀環境的不同，澳門作家漢語運用的策略、澳門文學中的審美意趣等等，需要我們考察澳門的漢語文學創作，看看其對漢語傳統的繼承以及超越，看看相對其他華文地區，澳門文學為漢語文學注入怎樣的異質。此外，面對當代百家爭鳴的文藝思潮，澳門文學如何與這些思潮相呼應呢？這就得從文學性的角度來對澳門文學作細緻的文本分析。

對澳門文學研究，我們與其埋怨外人的隔靴搔癢，倒不如自己動手研究，上述從整體與具體兩方面切入的理論視角，或許是我們有啟發的出發點。在此千禧之際，澳門文學似乎是個擴大與深入的時候了。

註釋：

- ① 本文說的「澳門文學」專指澳門華文文學，不含葡語創作。
- ② 李觀鼎：〈試談澳門文學批評的特色〉，載《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澳門日報，1998），p467。
- ③ 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 ④ 饒教授他們認為，「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有它的局限性，因而應當謹慎地被協商地、有限度地使用。見〈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意義〉一文，上引p11~12。
- ⑤ 〈文化·歷史·審美〉，上引p3。
- ⑥ 同上，p4。
- ⑦ 〈海外華文文學理論建設與方法論問題〉，上引書p25~27。
- ⑧ 〈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意義〉，上引書p14~18。

屋子裡的書寫

——淺談《戲筆天地間》

一篇好的書評，我以為應該告訴讀者以下幾項內容：它評價的對象是否值得讀？哪些內容值得細讀？為什麼？當然，最好還能在理據充分的前提下指出該書的不足之處。這是對作者和讀者的負責。

這是一篇關於穆欣欣散文集《戲筆天地間》的書評，如果你問我《戲筆天地間》值得讀麼？我會先問你有一間自己的屋子嗎？這是個比喻的說法。深入一點，就是問：你有多餘的閒暇讓你揮霍而不用為口奔馳嗎？你有寧靜的環境讓你舒心而不是煩躁苦惱嗎？如果有，那不妨拿起本書靠著軟枕慢慢細讀；如果否，我建議你還是看八卦雜誌好，因為，這是一本寫於「一間自己的屋子」的散文集。

「一間自己的屋子」是英國著名女作家伍爾芙（Virginia Woolf）提出的對女性文學的看法，說的雖然是小說，但涉及的卻不只如此。她說：「一個女人如果要想寫小說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這是針對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學史與社會現實而言的。她認為「智力的自由全靠物質環境。詩又全靠智力的自由。而女人歷來是窮的。女人比希臘奴隸的子孫的智力的自由還要少。所以女人就絕對沒有一點機會寫詩。這就是我所以這麼注意錢和自己的一間屋子的理由。」^①總的說來，伍爾芙認為「宗教、法律和經濟條件時常成為女人思想和行為的枷鎖，要解除這種枷鎖的困擾，女人應該有勇氣有理智地去爭取獨立的經濟力量 and 社會地位，——經濟獨立可以使女人不依賴任何人；有一間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靜而客觀地思考」。^②

我如此長篇地引用伍爾芙，不是想從女權主義的角度來評論穆欣欣的文章，更不是想說穆欣欣的作品就是女權主義的書寫；後者是對穆欣欣的褻瀆，我想她壓根沒考慮過什麼勞什子主義，更遑論女權。我只想指出，相對於大半個世紀前的伍爾芙而言，今天的穆欣欣無疑是更幸福的一個——她有錢，因此可以闖蕩歐洲，閒逛北京，更可以「一個人大老遠坐一程船到香港，祇為一個講座，完了再坐回來。」（「一生都是戲」）。更重要的是，她有了一間自己的屋子——她可以不必苦於生計而能悠閒地安坐在自己的屋子裡，不受困擾地幽思遐想。也就是說她擁有了「智力的自由」，也就是說她可以盡情地「戲筆天地間」。所以，她可以呢喃著「年輕，真好」；所以，她可以把玩著「琴棋書畫酒詩花」；所以，她可以靜觀著「人生百色」；所以，她可以撰述「白蛇傳小系列」、「不是評論」。總之，正因為穆欣欣有了伍爾芙所說的女人寫小說（其實可推廣到一切文學寫作）需要的兩樣東西：錢和一間自己的屋子，所以，「與天地同壽的殘垣斷壁、驅妖除魔的年節、烏江邊一曲英雄喜歌、花都旅人、匆匆過客、湖邊落花的小徑、瑟瑟冬夜裡熟悉的窗口、『中國人』的稱謂、斷橋上人妖緣、藝人芳蹤、書趣畫意……旁人不以為意的一切都能不經意中撥動她靈敏、清澈的心弦，使其沉入許許不能割捨的眷戀之中，引發其關於宇宙洪荒、溫馨、忠誠、人生意義的追索與思考。」^③

指出這些並不是想論證穆欣欣是一個「女大款」（我相信她離此甚遠，且也無意為之），更不是想得出一個拙劣且粗暴的經濟決定文學論：沒有了錢和屋子，穆欣欣就寫不出這些文章。我只想藉此揭出穆欣欣文章之能「戲筆」的由來——都是由充裕的物質環境提供的「智力的自由」下的產物。這種「自由」對她的寫作起了兩種影響。首先，它塑造了今天澳門文學中別樹一格的穆欣欣，一個能「無視商業社會喧嚷與紛爭的人，甘於寂寞，耽於風雅，『把酒』論李杜，開軒話《西廂》，談臉譜、書畫、說風

流，給疾弛的生命列車添上不盡綠意和明麗，更使現代生活領有許多古色古香的深悠和恬靜」^④的女作者，一個「上茶館、聽京韻大鼓這兩樁都不是時下年輕人的流行口味」^⑤而年輕的她卻甘之如飴的女作者，一個連她本人也驚訝「也許，我原不屬於這個時代的？」（〈隨筆二則〉）的女作者。這使穆欣欣呈現出在同等條件下有別於澳門其他女作者的觀照範圍及言說內容，為澳門的文學景觀增添了另一道彩筆，一道不可或缺且無可替代的彩筆。這特別體現在「白蛇傳小系列」、「不是評論」中的文章，是因為她的學習「專業」而有的「特稿」，其他人無法涉足。也因著此種「自由」，穆欣欣可以在她藝術的天地裡馳才思，於是我們在《戲筆天地間》中除看到她對生命、情感、社會、歷史、文化的感悟與思索，也看到很多警句式的句子：「或許年輕是一筆財富，但卻經不起任意揮霍。／或許年輕就是做錯事的藉口，卻也經不起一錯再錯。／年輕的心是敏感不安的，但它永遠向春天敞開。」（〈成長〉）；「瞧，當吃著魚生，穿著流蘇參差的時裝時有否似曾相識的感覺？這不都是遠祖們的文化嗎？看來絢爛之極，必會歸於平淡。」（〈隨筆二則〉）；「如果說生命是一個過程，享受生命是在享受過程。」（〈過程〉）；「人啊，有千百種錯誤行徑，就能有千百種自圓其說，明知逃不脫的，卻連自己也不願正視了。」（〈驚變〉）；「一次旅行像一場人生，或長或短，待七情磨盡之後，濾下的全屬精華。」（〈濃縮人生〉）；「胡同承載不了現代化的五光十色，大馬路的身上寫不下歷史，在別無選擇下，人們情願不要歷史。」（〈胡同不見了〉）；「能令女性豁出性命的，多半是情。」（〈大寫的情〉）；「人鬼戀是出世的，因而才能長久耐存，少卻了現實的柴米油鹽等問題。有的是卿卿我我，兒女情長，還有，便是『紅袖添香』的浪漫。當是羨煞世人，誰不知道貧賤夫妻百事哀呀？」（〈鬼魅〉）；「紅口白牙說出的話及白紙黑字留下的印跡，往往成了捉錯用神的障礙，這話一點不錯。」（〈無言〉）；「我們早

已習慣了吵吵嚷嚷，還何必在意圓變方，黑變白的是非顛倒，沒了這些，我們反而寂寞。」（《天神眾生相》）……從這些警句我們看到了穆欣欣的「智力」。我們可以從中獲得某些啟迪，引發某些思考，尤其是當你也有同樣的雅興、同樣的錦心繡腹、同樣的時間與空間，你自當品味出她古典的幽馨，以及在其骨子裡的現代氣息（我以為這一點更是不可忽略：她寫的雖是不大流行的物事，但文思卻是奔流在現代的大河中的）。至此，我們以為《戲筆天地間》作為「穆欣欣的散文」是值得細閱的，因為它展示了穆欣欣「這一個」現代女性獨特的襟懷、情趣、知識。然而我們要看到上述的「智力的自由」對她的第二個影響。

「智力的自由」提供予作者一個任意馳弛的創作空間，這是一件好事。可是，「智力的自由」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龐大的參照系，讓我們有機會比較各個作者創意空間的大小。這當然又牽涉到不同的參照系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的問題。這是常識，我不贅言。這裡要說的是穆欣欣的創作空間——其闊度與深度。

伍爾芙在一篇題為〈現代隨筆〉文章裡說：「隨筆，就是要把我們團團圍住，用一道帷幕將現實世界遮掩起來。」^⑥如果我們以此為標準來評論《戲筆天地間》，可以說穆欣欣是成功的，她的確把我們吸引到她「戲筆」的天地間，一個穆欣欣的情感與藝術世界。但遺憾的是，她提供的也只有這一個「天地間」：這是一本悠閒的散文集，我們可以在諸事無憂的軟枕上細味她的款款深情，很為自己也能共享她的閒雅與頓悟而暗喜。然而，當我們離開軟枕，放下書本之後，這「天地間」又為我們開拓了多少空間——生活的，思想的？廖子馨曾指出澳門的女作家「甚少表現現代女性的騷動不安乃至於玩世不恭」，「現實中，澳門女作家未能在思想意識上做到徹底的個性解放，她們依然束縛在傳統婦女的角色中」，她因此呼籲「澳門女作家應該有意識地擺脫過分停留於自我內在世界的描述特式，不只關心切身問題

，而將視野從內部世界向外部世界的社會問題擴展」，「應該培養對現實問題進行哲理思考的能力，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即要增強自身的創作思維」，「對於表現女性情緒的特點，澳門女作家應該在偏重心理描述時，亦關注客觀現實」。^⑦對照於廖子馨的分析，我們發現穆欣欣並沒有突破澳門女作家的「傳統」樊籬——視野闊度沒有延伸至社會現實，思想深度沒有上升至哲學層面。我們看到，不是穆欣欣身在現實世界而用散文（隨筆）為我們拉起一道帷幕，而是她早在帷幕內卻願意相信這就是現實世界的全部。我們因此也只能看到帷幕內的狹窄空間。更重要的是，這是一道沒有深度的帷幕。她就坐在那裡幽幽地「私語」著她的事兒，屋子裡的事兒。這種「私語」有一個好處，就是避免了苦苦思索引起的枯燥、疲累，顯得悠閒舒適。問題是，這種悠閒舒適只能靠悠閒舒適來品味，而且也只有悠閒舒適。她給我們啟迪，卻沒有叫我們感到奮發的必要；她給我們思考，卻沒有為我們指引精神的出路。我們不能從那裡得到生活的養份或思想的火焰，只看到一座圍著帷幕的屋子，裡面坐著一位典雅的女兒。

當然，這是對穆欣欣的苛評，是在雞蛋裡挑骨頭，因為這並不是她一個人的問題，也不是澳門女性文學的問題，而是整個澳門散文寫作的共同現象。饒芃子教授在《澳門散文選》的〈序言〉中就說：「澳門的散文多為真情實景的白描式抒寫，有樸素自然、溫馨親切的特點，而極少有古老深沉、高亢遼遠的歌唱」。^⑧有人將穆欣欣的散文稱作「閨閣文章」，我以為頗能說明一些特點；且這特點不只是穆欣欣的，而是大部分澳門女作家的。不過，話說回來，如果說澳門的女作家的散文作品是「閨閣文章」，那澳門男作家的散文又何嘗不是「書房文章」？澳門的男女老少作者們有誰真箇能走出閨閣、書房，到十字街頭走走，看看這裡的「喧嘩與騷動」呢？我們甚至可以說，澳門文學有的是「淑女」、「紳士」，就是沒有「地痞」。這裡關係到很多原因，比如澳門獨特的社會、政治現實，澳門作者群的職業分佈

，還有澳門散文與報紙副刊的關係等。不過，探討這些問題顯然已非本文的任務。因此，還是讓我們回到屋子裡，靠著軟枕看穆欣欣的「遊戲」吧，最好有一壺茶。

註釋：

① 見《一間自己的屋子》（北京，三聯，1989），p2。同上書，p133。

② 見上書扉頁。英國女學者 Juliet Mitchell 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一文中將婦女受壓迫的機制概括為四大類：生產、生育、性和兒童的社會化，可參看，見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精選》（北京，三聯，1997）。

③ 周安華，《戲筆天地間·序》。

④ 同上。

⑤ 林中英，《戲筆天地間·跋——走近穆欣欣》。

⑥ 載《書和畫像》（北京，三聯，1994年），p165。這裡的「隨筆」即英文「essay」，也譯作散文、小品文；參看陸谷孫主編，《英漢大詞典》縮印本（上海，譯文，1993）「essay」條。

⑦ 參見廖子馨，〈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的「結語」部分，載《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澳門，澳門日報，1994），p75~78。廖子馨文中的論述對象為八十年代的作品，但遺憾地，她的結語似乎也適用於九十年代的今天。

⑧ 見林中英編，《澳門散文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